

啓蒙与行動

守护思想

行动学派

乡村中国

理论再认识

走向法治

回眸

非常岁月

文化批判

指点文坛

天涯海角

青春家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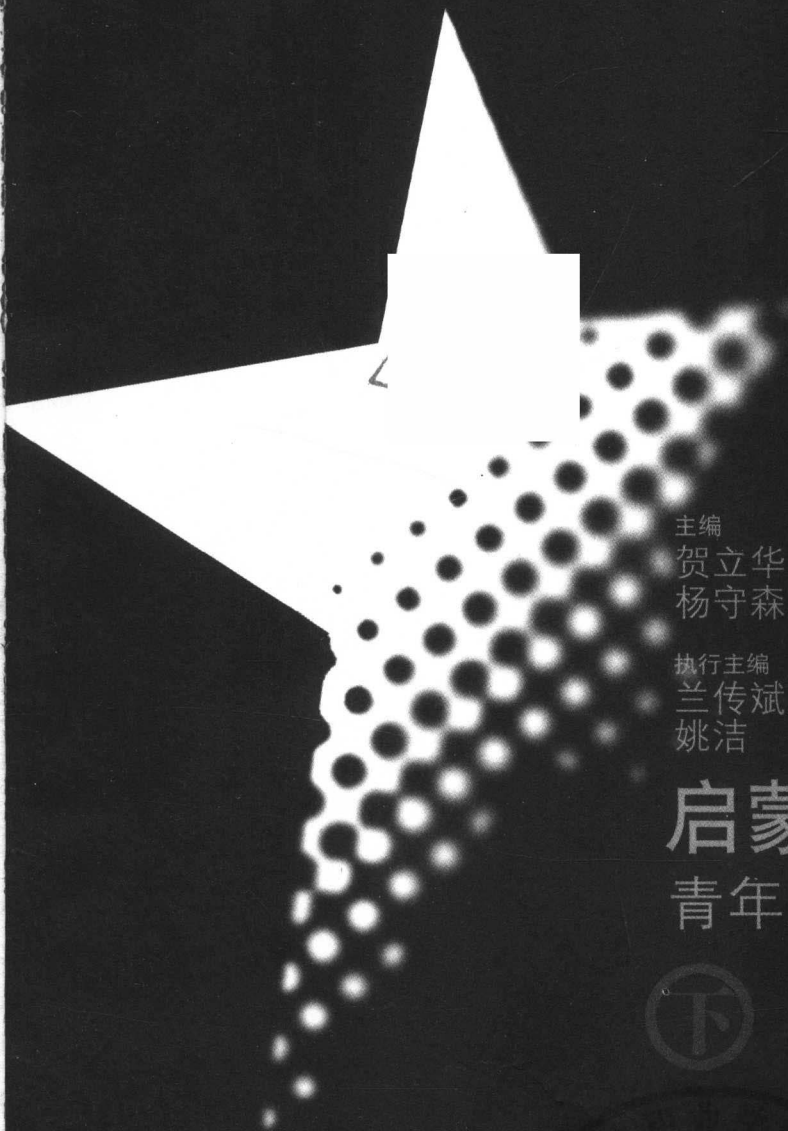
卅年细思家20年文选

主编
贺立华
杨守森

执行主编
兰传斌
姚洁

山东大学出版社





主编
贺立华
杨守森

执行主编
兰传斌
姚洁

启蒙与行动

青年思想家20年文选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启蒙与行动:青年思想家 20 年文选/贺立华等主编.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 10
ISBN 7-5607-3275-5

I. 启...

II. 贺...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5738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20×1092 毫米 1/16 57.125 印张 2 插页 1107 千字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28.00 元(全两册)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非常岁月

- 003 “大批判”与诅咒巫术 王 毅
- 016 非常岁月的青年心态 江 沛
- 023 论写作组 丁 东
- 027 文艺讲话《纪要》的三次修改 张志忠
- 040 非常岁月的社会心理 高鉴国 李 芹
- 048 个人崇拜面面观 郭文亮
- 056 关于语言拜物教 盛玉麒
- 063 论大字报 王 静
- 069 乱改地名的历史教训 李炳印
- 074 孤寂冷漠的花朵 于东升
- 087 话说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董宪云
- 095 异域视野中的非常岁月 朱多锦

文化批判

- 101 圆道思维:东方智慧的花朵 李衍柱
- 113 传统文化与民族素质 张 华 高昌海
- 120 人文精神与岗位意识 谭好哲
- 122 书生人格与商人精神 郑训佐
- 127 毛泽东人学思想的前后演变 祁志祥
- 142 警惕这样的“英雄” 李新宇
- 152 面对多种角色的诱惑 王一川

- 156 且说诸葛亮对蜀汉人才的摧残 刘小龙
- 162 论三十年代的文化之争 颜丙罡
- 167 思想碎片 万广宇
- 173 苦难与财富 汪稼明
- 175 穷酸与荒谬 张金岭

大学校长论坛

- 179 教师队伍: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 曾繁仁
- 182 论新世纪人才培养 蒋树声
- 186 21世纪德国大学的基金筹集
[德]安德列斯·海尔德里希 (佟光武 苏明春 译)
- 192 大学威望的准则 [英]科林·卢长斯 (佟光武 译)
- 196 不同星宿下的共同知识精神
[澳]盖文·布朗 (佟光武 凤 收 译)
- 201 谈日本大学治理 [日]奥岛孝康 (佟光武 苏明春 译)

指点文坛

- 207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需要新思维 孔范今
- 212 现代学术与五四文学 朱德发 刘开明
- 221 论中国当代文学“文化热” 李新宇
- 227 “非政治”的政治与鲁迅的“向左转” 张 宁
- 248 可怜的中国百年新诗 林 直
- 253 第三代诗学的思想形态 孙基林
- 259 政治热情与理性失衡 苑清教
- 267 改革题材与改革精神 贺立华
- 272 思想的空白是作家的悲哀 莫 言
- 278 《红高粱》与张世家 莫 言
- 282 我与莫言 张世家
- 290 莫言小说中的人和事 管谟贤
- 298 “文革”已转化为余秋雨的精神潜流 古远清
- 301 博爱现实主义:一种缺失资源 丛新强

天涯海角

- 307 作家·飞蝗 马瑞芳
310 地道 莫言
316 故乡的药 莫言
319 高密奇人 莫言
322 天达怪人 莫言
325 辫子 莫言
332 残食 张悦然
334 诺言角落 张悦然
338 黑孩儿 李佩甫
341 八十漫忆学做人 贾植芳
350 《红楼梦》拟续二种 毛志成
354 二月一日 韩东
355 煤场 周亚平
356 游子的歌：海外作家大展 虹影 严歌苓 张翎 卢新华等
359 天舒一束 天舒
362 在我的想象里 王春芳
363 玫瑰节日 林涧
364 给玩火者 赵云
365 杏坛白说 管谟贤

青春家园

- 375 三代人青春发言 乔幼梅 贺立华 赵璐
380 小树林青春对话 郭强 郭霞 李传翠
383 生于六十年代的青春 孔菁慧
385 我的理想与我的身体 拜晶
388 冰与火：我们的大学和时代 王波
390 时间的裂缝 符郁
392 一切完美无瑕 齐林泉
394 关于人生价值观的五次讨论 孔亮
397 枪口下存活 常慧敏
399 给道德一个美丽的姿势 王波
401 倾听的重量 崔燕南
403 歧视的眼睛 兰传斌

我与《青年思想家》

- 409 《青年思想家》二十年流水点滴备忘录 贺立华
- 414 当年党校 [日]陈卫平
- 415 祝福未来 姚鸿健
- 416 我把《青年思想家》珍藏在彩云之南 刘小龙
- 417 感谢《青年思想家》 韩 强
- 419 我们决不动摇 王文勇
- 421 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 王德胜 李 鑫
- 424 思想狂士的精神家园 崔茂新
- 428 缘分与期待 樊 星
- 430 《青年思想家》让我受益终生 马东来
- 431 《葵花走失在 1890》之前 张悦然
- 432 《青年思想家》:我的故友和新知 姚 洁
- 434 岁月的见证 贺天舒
- 436 花开花落 杨 舒
- 437 青春家园:未来思想家的摇篮 齐林泉
- 445 莫言、毛志成、何中华等来信摘录
- 448 前辈的身影与我们的路(代后记) 兰传斌 姚 洁

非常岁月



“大批判”与诅咒巫术

王 毅

在《“文化大革命”与巫术文化》一文中，我简要地指出“文革”在众多方面都是以原始文化为基因，以巫术方法为操作手段的。为了更为详细地说明这两种文化形态之间的承传关系（尽管在常规思维的层面人们很难想象，最激烈地标举“破旧立新”、“砸烂旧世界”的“文革”竟然会与最古老的原始文化具有极为密切的联系），本文拟从“大批判”这个更为具体的角度出发，追溯一下其原理和方法是怎样直接继承了原始文化精神的。

所谓“大批判”，就是用证言文字讨伐“帝、修、反”、“地、富、反、坏、右”、“黑帮黑线”等等一切“牛鬼蛇神”。它是“文革”中应用最广、最多的“斗争武器”。十多年间，从早到晚充斥在一切报纸、书籍、广播、文艺作品、大字报、批判会、斗争会、学习班甚至无数的家庭生活之中。只要翻阅一下“文革”时的“大批判”文章，我们就可以知道，其文化构成并不复杂：除了专制主义时代政治角逐中常用的诬陷栽赃、指鹿为马以外，它更主要的内容就是对被害者的思想、言行加上诸如“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等等十恶不赦的罪名；对其出身、人格、姓名、形象、命运等等几乎一切与被害者相关的事物进行肆无忌惮的诅咒，诸如“砸烂狗头”、“油炸黑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等等，这就是尽人皆知的“大批判”词汇。因为一切对“文革”稍有了解的人都极为熟悉无数这类口号、标语、文章的内容，所以本文不拟占用较多的篇幅对之征引，而是把重点放在分析这一切诅咒的文化成因以及诅咒在“文革”中极度膨胀的原因等等问题之上。

一、诅咒巫术的基本原理

如同“文革”时妇孺老幼都必须天天参加“大批判”一样，诅咒巫术的原理亦并不复杂，因为从源头上说，越是在人类文明原始简陋的时代，诅咒巫术就越是人们抵御牛鬼蛇神最必要的手段，所以它的文化特质也就显露得越清楚。

我们知道：在原始时代以及后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是完全或者经常处在神



秘力量的包围之中,与人类物质手段的孱弱相比,这些随时随地能够给人们带来各种祸患和灾难。所以人们也就必须使用他们仅有的手段以抵御这神秘力量的压迫,这手段之一即是语言。又因为抵御的对象具有超自然和神秘的力量(例如以邪恶的魔力制造各种天灾人祸的牛鬼蛇神),所以作为与之相抗衡工具的语言也就必须是超自然和具有神性的,于是巫术中的禁咒也就应运而生。西方学者说:“凡是希望与恐惧之间的情感作用范围很广的地方,我们就看得到巫术。”^①又说:“在社会的弱小和无望的成员中存在着实施超自然报复的强烈愿望。”^②很显然,这种希望与恐惧的重压越是强大,人们希望通过赋予语言以魔力而实现超自然报复的愿望,也就越加执著。

那么,咒语的魔力是从何而来的呢?原来,人类在文明进化的初期,总是认为他们赖以生存的一切工具都是神的发明和恩赐,中国神话传说中的女娲造六畜、黄帝造车、仓颉造字、鲁班造锯、嫫祖教民育蚕等等就都是世人熟知的例子。进而人们更对这些工具增加了宗教的崇拜:“工具不受人的意志支配,反倒成为人受其意志支配的神或鬼,人感到自己依赖于它,于是就是以种种具有宗教崇拜性质的礼仪崇拜它。在原始时代,斧头和锤子似乎尤其获得过这种宗教意蕴;对其他工具,诸如锄头、鱼钩、矛或剑的崇拜至今尚可在未开化部族中发现。在依韦部族中,铁匠使用的锤子被看作是一位强有力的神,依韦人崇拜它并奉献牺牲。”^③在原始的工具崇拜中,人们不仅神化锤子、兵器等有形之物,而且亦同样对语言这种虽然无形却最为重要的工具加以神化,甚至赋予它重大的魔力。例如,“按照科拉印第安人和尤多多印第安人的说法,‘族主’创造了人和自然;但创世之后,他就不再直接干预事件的进程了。代替这种亲身干预,他赐给人他的‘语词’,即对他的崇拜和宗教仪式,这样人们就可以支配自然,获取为本部族幸福和繁衍所必需的一切。如若没有这种与始俱来的魔法,人们就完全无法维系生存。……谢基诺人普遍相信,狩猎或捕鱼之所以会成功主要是由于使用了某种语词,亦即运用了合宜的魔法公式”^④。这种对语词的神化在巫术文化中的普遍性,可以从中国民间亦流行的类似风俗得到证明,例如旧时在航海、狩猎等危险的活动,以及在年初一等关系重大的时日,就必须严格按习惯使用一系列吉语和专门语汇,否则就会有极大的危险。另外,咒语的神性和魔力还来自它是神的全部谱系身世、禀赋奥秘的凝缩,例如我国的景颇族就把鬼神的故事称为“咒语”,这种“咒语”除了祭鬼神时念诵外,平时是不能念的。

在巫术文化中,语言(特别是某些与神秘和神圣力量关系密切的语言)既然具

① [英]弗雷泽著,李安宅译:《交感巫术心理学》,商务印书馆 1931 年版,第 51 页。

② [英]基思·托马斯著,芮传明译:《巫术的兴衰》,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04 页。

③ [德]恩斯特·卡西尔著,于晓等译:《语言与神话》,三联书店 1988 年版,第 80~81 页。

④ [德]恩斯特·卡西尔著,于晓等译:《语言与神话》,三联书店 1988 年版,第 82 页。

有上述魔力,那么它理所当然地要被应用于两个方面:一是借助神性的语言以使自己得到庇护、免遭邪魔的侵害。例如,中世纪基督教认为“神圣的言语”与圣水、十字架等一样可以确保信徒“免受魔鬼的伤害。祈祷词的反魔王的威力极大……以三位一体和圣休伯特的名义连续9天中每日念诵3遍祷文和3遍圣母祈祷文,便可以免遭一切疾病、妖术、疯狗和魔王之害”^①。而更为积极的用途,则是直接利用神性的语言破坏牛鬼蛇神的邪恶妖术、将其制服甚至咒死。这些能够致人死命的咒语当然也可以施之于任何敌人,于是诅咒也就成为降灾致害巫术中最常见的一种方法。同样的道理,由于“文革”的基本目的之一在于“横扫牛鬼蛇神”,于是诅咒这种祛除妖邪的古老方法也就不仅借助“大批判”的形式具有了最现实的用武之地,而且获得了极度膨胀的强烈驱动力量。

二、“大批判”与诅咒巫术的共同方法和文化功能

如果对诅咒巫术与“大批判”进行更细致的分析,可以看到它们一般都具有以下几个共同的基本特点:

第一,强调咒语的根据在于无比神圣的事物。

人类学家指出:“几乎每个咒都有一项仪式所没有的部分,那就是神话的征引,征引巫术所本的祖先与文化英雄。”^②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使语辞的神性有最直接的根据。例如,我国彝族巫师在除魅时要先当着作为牺牲和魔鬼化身的草人身上,随即将草人掷出门外,以示一切祸祟皆被赶出。^③再如,先秦时秦王对楚王的诅咒即以“布愍告于不(丕)显大神巫咸”等语开篇,意在将楚王之罪恶布告于神并引起神的愤怒。^④又如,道教驱鬼符录上照例都要写“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文革”时正是如此,在对“牛鬼蛇神”批判时,必首先宣诵“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等等神圣的“语录”。在诅咒巫术中,征引神圣不仅是为了使诅咒者直接获得神的支持,而且也是为了使被诅咒者受到的惩罚是天怒神怨的结果,故而众多民族的举行“神明裁判”仪式时,都要当着神位或以神的名义诅咒有罪者,让他们遭雷劈火烧甚至合家绝灭。“文革”时亦是如此,常常强迫无数“牛鬼蛇神”跪在毛泽东像前接受“大批判”,甚至在像前自己诅咒自己“罪该万死”。“文革”时几乎所有的“大批判”,都必定要归结到依靠“红太阳”的神圣光芒使“牛鬼蛇神”现出丑恶的原形,用“战无不胜”的神圣思想武器将反动分子和反动路线“批倒批臭”、“彻底砸烂”,沿用的其实正是诅咒巫术的

① [英]基思·托马斯著,芮传明译:《巫术的兴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54页。

② [英]马林诺夫斯基著,李安宅译:《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57页。

③ 张紫晨:《中国巫术》,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99页。

④ 《诅楚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上古三代文》卷十四,中华书局1958年影印本,第102页。



通則。

第二，詛咒往往是用語言對真實的驅鬼巫術和致害巫術過程的模仿。

巫術文化認為，模擬的方法可以感應真實的事物和過程，並得到真實的結果（例如巫師道士在祈雨儀式上洒水就可以使天得到感應而下雨，馬道婆可以通過傷害紙人而真的殺死仇人）。根據這個原理，人們也同樣認為可以用語言模擬驅鬼和施害巫術的真實過程，並得到同樣的結果，即達到真正的驅鬼和施害的目的。研究者指出的：原始文化認為“在語言和神話之間，不但存在着緊密的聯繫，而且還有着真實的一致性”^①。而驅鬼語言與驅鬼操作之間具有的這種“一致性”的例子，比如，以掃帚驅鬼在我國是一種流傳廣泛而久遠的巫術風俗，掃帚也是具有掃滅鬼靈之神力的法器。“文革”時，或者在宣傳畫中畫滿紅衛兵手持掃帚掃滅“牛鬼蛇神”的形象，或者在“大批判”中，用“橫掃”等等語詞，幾乎就是對巫術活動中以掃帚為法器掃蕩鬼魅的驅鬼儀式的模仿。

具體例子如：在毛澤東思想教育下的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和偉大的中國人民不但怕一切妖魔鬼怪，而且決心粉碎世界上一切妖魔鬼怪，“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傑怕熊羆”這兩句詩，概括了偉大的中國人民大無畏的英雄面貌。“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不管“三家村”散布了多少毒霧迷塵，在千千萬萬手持毛澤東思想的“千鈞棒”的工農兵的奮起鬥爭下，它一定會被徹底澄清。毛澤東思想的燦爛光輝，將照透那陰暗的角落，使一切魍魎鬼魅都顯出自己的原形！^②……我們要警告這些嗡嗡叫的蒼蠅和比它們貌似強大的熊羆虎豹：你們這些害人蟲，在“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的時代，被各國人民徹底掃蕩幹淨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這類“批判”和詛咒的要義在於：首先，竭力通過具有神性的語言（“毛澤東思想的千鈞棒”，或直接引用“毛主席語錄”等經典）把敵人變成凶惡的猛獸、毒蟲，或者说讓猛獸毒蟲幻化而成的魔鬼現出原形。我們知道，這種“現形巫術”原本是要真實的神物法器和通過實際的巫術操作才能實現的，例如中國古代流傳有許多用照妖鏡、聖水、聖火等神器而使魔鬼現出其野獸原形的故事，茲舉一例：“林慮山下有一亭，其中有鬼，每有宿者，或死或病。……伯夷懷小刀，因捉一人而刺之，初作人叫，死而成犬。余犬悉走，於是遂絕，乃境之力也。”^③因為咒語亦有與神器類似的神性，所以它同樣可以使鬼魅現出原形，《西遊記》等神魔小說中就有很多這類例子。

再進一步，人們也就用“毒蟲猛獸”、“妖魔鬼怪”等等最刻毒的語言詛咒敵人，使其惡性見於天日。很早的運用如《詩經》中所說的“為鬼為蜮”（《小雅·何人斯》）；“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小雅·青蠅》）。以後著名的例子

① [德]恩斯特·卡西爾著，張國忠譯：《國家的神話》，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頁。

② 姚文元：《評“三家村”的反動本質》，載《紅旗》1966年第7期。

③ 《抱朴子·內篇》卷十七《登涉》，《抱朴子內篇校釋》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74頁。

比如：武则天在诛杀和流放了李唐皇族中反对自己的人之后，一定要逐个将他们原来神圣的姓氏（唐代皇族与道教祖神李耳同姓）改称为“毒蛇”。在古代西方，关于恶魔和恶人变狼、变兽以吃人、害人的巫术观亦极为流行，所以人们同样把敌人视为毒虫猛兽变成的魔鬼。例如在基督教中，恶鬼之名“别西卜”（Beelzebub）的意思就是苍蝇王，基督在世时此名为鬼王的通称。西方中世纪的教会亦认定魔鬼及其信徒最邪恶的伎俩即是变成狼吃人或者化成蛇害人。所以教士们的神圣职责，就是要用最凶恶的诅咒语言让其现形，并且揭露它们身上野兽般凶残的本性，教士们会唱念：滚开，蛇妖，阴险而作乱的敌人；……滚开，彻头彻尾无知的恶狼；滚开，魔鬼；滚开，现有一切动物中最坏最下贱的动物；滚开异端之神，被判处受永恒之火的地狱之怪；滚开，充满贪淫的窃贼和野兽；滚开，野猪，被判处永远受痛苦的恶魔；滚开，勾引妇女的淫棍；滚开，一切灾难和罪行的根源。一望可知，“反右”到“文革”，日夜不停地用“大批判”把无数受害者判定为“披着羊皮的狼”、“钻进革命营垒的毒蛇”、“牛鬼蛇神”、“害人虫”、“豺狼蛇蝎”、“小爬虫”、“老狐狸”、“苍蝇”、“黑心魔爪”、“黑风妖雾”、“黑帮黑线”、“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而所有这些语汇及其文化内涵，完全是从上述久远的诅咒巫术传统中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的。人们甚至用诅咒对“阶级敌人”的魔鬼本作了更为确切详实的指证和划分。例如，在“文革”中，毛泽东的此类“语录”最为流行：“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国土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第二步，由于巫术文化中“模拟成真”的原理，所以在用诅咒使敌人现出毒蛇猛兽和魔鬼的本相之后，同样可以用诅咒语言模拟真实的驱鬼巫术的操作过程，并取得相同的驱鬼效用。仍以毛泽东号召的“扫除一切害人虫”为例，这种对害虫的“扫除”原本既可以如浙江宁波的“扫虫节”那样，每年由农民拿着扫帚到田里举行扫虫的巫术仪式，也可以用吃虫仪式（仡佬族有“吃虫节”），于惊蛰前在田里画出弓箭的形状以模拟射虫的仪式（湖北土家族民间有“射虫日”）等等方法祛除虫祟，而且念咒亦是其中一法，例如布依族村寨每年举行“扫田坝节”以保佑庄稼不遭灾，节日中要由巫师身穿道袍，口中念咒：“……神仙派我赶旱魔，涝鬼蝗妖快快逃，咒语一到你难活。”又如云南阿昌族在举行祭祀土鬼的仪式时，要诅咒危害庄稼的老鼠、麻雀、蚂蚱，让它们得病死亡。

尤其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人们亦习惯于把敌人视为具有魔法的毒虫，并对之加以彻底的揭露和严厉的诅咒，以使之现出丑恶的原形并“砸烂”它。例如，唐代政治家和文学家柳宗元的《骂尸虫文》即是有名的一篇。柳宗元在此文中口诛笔伐的，即是道教所说潜伏于人体中伺机为蛊的“三尸虫”。而他在文中形容的毒虫之善于隐蔽、其禀性之无比恶毒、其阴谋卑劣之极等等一切文化特质，都是后来“文革”中的人们在切齿声讨“害人虫”时重申过无数次的。可见，不论是在宗教文化还是在政治文化中，对“害人虫”的诅咒和“大批判”，都早已是古已有之的定规。另

外,从柳宗元此文的内容亦可清楚地看到,后来在“大批判”中极为流行的各种形容对“害人虫”痛加斩杀的语汇(例如“拿起笔做刀枪”、“杀上大批判的战场”、“口诛笔伐批黑帮”等等),绝无一句是“造反派”的杜撰;相反,这些名句完全承袭了古来通用的诛、杀、斩、戮等诅咒用语,模仿的是驱鬼式中巫师以神圣的法器彻底诛灭妖祟的传统。

以诅咒和“大批判”模拟真实的驱鬼巫术仪式的典型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如“文革”时极为流行的对联“火烧黑市委,油炸(黑帮)某某某”。何以会有这种“大批判”语言呢?原来,世界众多民族的巫术文化都认为火烧可以祛除妖魅(在“文革”时亿万次以“火烧”诅咒敌人,则显然是对这类巫术操作的模拟)。“油炸”的诅咒亦如是,因为“油炸”原是一种最激烈酷虐的驱鬼巫术手段,常常是在其他比较温和的驱鬼方法不能奏效的时候,才由巫师架起油锅、炸鬼的模拟物,从此震慑恶鬼。中国古代民间和宫廷都普遍而长期地遵行以油炸祛除恶鬼的巫俗,大众食品“油炸鬼”(北方叫“油条”)亦源于此。尤其令人喟叹不已的是:千百年前的驱鬼巫师竟然与后来“文革”时“横扫牛鬼蛇神”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一模一样,是“油炸”与“火烧”同时并用!所以,“文革”时以“油炸牛鬼蛇神”的诅咒语言模拟这种具有久远传统的驱鬼操作仪式,就是无需思索的。

再如“大批判”中最流行的话:“把某某牛鬼蛇神打翻在地,再踏上亿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有人也许会问:为什么已经把人打倒了,还要加之以“踏上亿万只脚”这样凶残的诅咒呢?原来这也是对具体驱鬼巫术的模拟。例如傣族风俗:“在打仗时,必请巫师行巫术,方法是做一个敌人的泥像,穿上从敌方偷来的衣服,经过诅咒,把上述泥像埋在路基上,让千人踩万人踏,认为这样会使敌人死亡。”^①又如“文革”时到处流行的“炮打”、“万炮齐轰”等对“牛鬼蛇神”进行“大批判”的语言,毛泽东批判“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的著名大字报,亦题为《炮打司令部》。于是人们可能会问:“大批判”本是以语言文字为武器的讨伐,那么怎么又成了“炮打”,而且一定要“万炮齐轰”呢?其实,读一下史籍中的记述,就不难知道这些“大批判”流行语的渊源:“戊午夜,帝于华林园竹堂射鬼。时巫覡云:‘此堂有鬼。’故帝自射之。”^②皇帝亲征仪:“……出师以死囚,还师以一谍者,植柱缚其上,于所向之方乱射之,矢集如猬,谓之‘射鬼箭’。”^③原来,以万箭射鬼亦是驱鬼巫术仪式中一种历代通行的方法。这种巫术及其观念的起源当然极早,因为上古人们对自己敬畏的神灵及其处所等一切有关的事物,皆忌以刀剑相向。^④直到很久以后的明代,人们依然迷信和惧怕“射”的

① 宋兆麟:《巫与巫术》,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239页。

② 《宋书》卷七《前废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6页。

③ 《辽史》卷五十一《礼志三·军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45页。

④ 参见顾行、成美《千古伤心文字狱邓拓之死》,载《作家文摘》第85期(1994年8月出版)。

巫法效力,所以为了维系皇权的神圣,凡向宫殿射箭、放弹、投砖石等,律当斩。而对于自己憎恨的鬼灵,则反其道而行之,要大射而特射。著名的例子如:商代的武乙、纣王、春秋时的宋康王皆以革囊盛血,仰而射之,谓之“射天”,其意在于让那些与自己为敌的鬼神被射得流血,以此作为对之最严厉的惩罚和厌弃。我国傈僳族民众在与敌寨械斗前要由巫师带领对之进行诅咒,还要“以弓箭或弩箭向敌方村寨的方向遥射”;哈尼族以泥偶象征恶鬼,然后在巫师率领下对之诅咒,并“往泥偶上吐唾液、抹鼻涕……还以枪、弩向泥偶射去”。诸如此类历史久远、应用广泛的“射鬼”巫法流传不绝,所以“文革”时在此基础上以“炮轰牛鬼蛇神”等等流行的“大批判”语言作为模拟,也就是很方便的事。

又比如,我们知道,古人认为污物可以使得鬼灵感到厌恶和恐惧,所以民间广泛流行“以污祛鬼”、“以粪驱鬼”的方法。而在“大批判”中,这类巫术方法亦被种种污秽的诅咒语言加以直接的模拟,例如,在批判邓拓时有这样的诅咒:“邓拓,你这套把戏是骗不过人的!你的反动本质我们已经看清了。是毒草,我们一定要把它连根拔掉,甩在粪坑里沤肥料。”而极为流行的“扫进历史垃圾堆”、“批倒批臭”等等“大批判”口号,当然就更是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按照这一原理炮制出来的。

以上我们说明,诅咒很大程度上是对实际的驱鬼巫术操作方法之模拟。了解了这一点,也就可以知道“文革”时的“大批判”何以会膨胀到铺天盖地的程度。既然人们的周围永远充满了“牛鬼蛇神”(关于原始文化中“无所不在的邪魔”与“文革”中“牛鬼蛇神到处都有”原则之间的关系,笔者将另文详述),那么也就唯有让“大批判”这种最方便、最普及的“横扫牛鬼蛇神”的手段也无处不在,人们才有生存的可能。

三、“大批判”与诅咒巫术的共同文化特征

作为原始时代和“文革”时代最流行的文化手段之一,诅咒与“大批判”当然有其重要而显著的文化特征,而且由于原理与功能的一致,两者的文化特征也必然是密切相通的。下面分析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三项。

第一,诅咒与“大批判”之残酷性和野蛮性及其意义。

因为诅咒是对真实的驱鬼和降灾致害巫术的模拟,所以它就必然要充分体现降灾致害巫术的野蛮性和残酷性,否则诅咒也就失去了它的巫力来源。在更完整的文化背景下讨论“文革”野蛮性、残酷性与原始文化的关系,是笔者将另文详述的内容,但是我们现在至少已经能够看到:“油炸黑帮”、“踏上亿万只脚”等等“大批判”语言的凶残和野蛮,并不仅仅是宣泄憎恶之情感的方式,而更主要的是驱蛮的诅咒语言在“大批判”中承担着非常现实和重要的文化功能,所以不论毛泽东在“文革”中怎样号召“我们的斗争方法要高明一些,不要老是‘砸烂狗头’”,但此类“大批



判”语汇却一直风靡全国。

人类学家对氏族部落中原始文化的调查说明：“人受了施过巫术的长矛刺伤，唯一有效的疗法是采取厉害的反巫术”手段之一，所以诅咒也就充斥于各民族原始文化之中。例如我国湘西苗族巫术仪式上对鬼的诅咒：“开鬼肠，破鬼肚；破了鬼肚吃鬼心。”^①再如汉代宫廷驱鬼仪式中的对牛鬼蛇神的声讨：“节解汝肉，抽汝肝肠。”同理，当“文革”的发动者和参加者认定周围的“牛鬼蛇神”随时随地都在向自己“刮妖风”、“放毒箭”时，他们生存的唯一希望，就是最大限度地使用“大批判”这个武器，使用“痛打落水狗”、“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之类的咒语。更让人胆寒的是无数血淋淋的诅咒：“吴晗的屁股是坐在资产阶级那一边，为资本主义复辟拼命效劳。只要我们掌握了阶级斗争的观点，就能剥他的皮，砍他的骨……”^②“谁要胆敢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不管他是什么人，他的后台有多大，他的魔爪有多长，他的伪装多么隐蔽，我们都要把他揪出来，砸个粉身碎骨！”^③“刘少奇算老几，老子今天要揪你！抽你的筋，剥你的皮，把你的脑壳当球踢！誓死捍卫党中央！誓死捍卫毛主席！”^④“用毛泽东思想这战无不胜的千钧锤，把中国的赫秃刘少奇，砸个粉身碎骨，血肉横飞。”^⑤可惜我们今天只能引用这孤零零的片言只句，然而在“文革”的实况中，它们却是与那铺天盖地的野蛮之海汇集在一起的，而这种凶残的诅咒与野蛮文化体系共同的泛滥，正是“大批判”之“大”的重要内容。

从源头上说，诅咒本来就是原始血亲复仇的重要方法之一，所以凶残的诅咒在“大批判”中的泛滥，其直接的结果之一就是全国性非理性犯法和复仇狂热的极度膨胀给予强有力的刺激（例如“文革”时的“全国内战”有“文斗”、“武斗”之分，其中“文斗”的主要内容就是复仇式的野蛮谩骂和相互诅咒），以及促使“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模式越趋强化。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大批判”中野蛮文化内核的膨胀同原始的诅咒巫术一样，必然造成受害者极大的心理恐惧，而这正是它们能够取得巨大的巫术效应和社会效应的原因之一。

关于诅咒巫术如何引起被诅咒者的心理恐惧甚至使之迅速死亡，人类学家曾有过许多真切的记述，例如：坎农亲眼观察到一位澳大利亚土人得知自己被魔法所咒，遂即患病而死。魔法的效果和其他无数形式一样，主要是间接地影响对方的精

① 张紫晨：《中国巫术》，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173页。

② 《工农兵群众批判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和学术观点》，载《红旗》1966年第6期。

③ 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反工作组大字报：《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转引自高皋、严家其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页。

④ 湖北省红卫兵歌谣：《刘少奇算老几》，载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红卫兵文艺》编辑部编《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兵诗选》，北京出版社1968年版，第49页。

⑤ 佚名：《献给工人同志的诗》（二首）之一《砸狗头》，载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红卫兵文艺》编辑部编《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兵诗选》，北京出版社1968年版，第163页。